

Mu Qin

Mu Qin

母亲

高尔基 / 著
孙绰约 杨家子 / 译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母 亲

高尔基 著

孙绰约 杨家子 译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母 亲

高尔基 著 孙绰约 杨家子 译

出版发行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海拉尔市河东新春路08号)
激光排版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微机室
印刷装订 通县次渠印刷厂
责任编辑 道尔吉
装帧设计 李法明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3 字 数 400千字
1999年12月第一版
2000年4月第二次印刷
印数 10001—20000册

ISBN 7-80506-820-8/I·340

定价:16.00元

目 录

上 卷

第一章 工人们	3
第二章 丧 事	6
第三章 儿子的变化	11
第四章 母子连心	17
第五章 客人来了	22
第六章 过去和现在	30
第七章 社会主义者	36
第八章 流言与爱情	42
第九章 传 单	47
第十章 搜 捕	52
第十一章 关于上帝	60
第十二章 集 资	67
第十三章 被 捕	75
第十四章 为了儿子	80
第十五章 执行任务	86
第十六章 母亲的心	98
第十七章 识 字	1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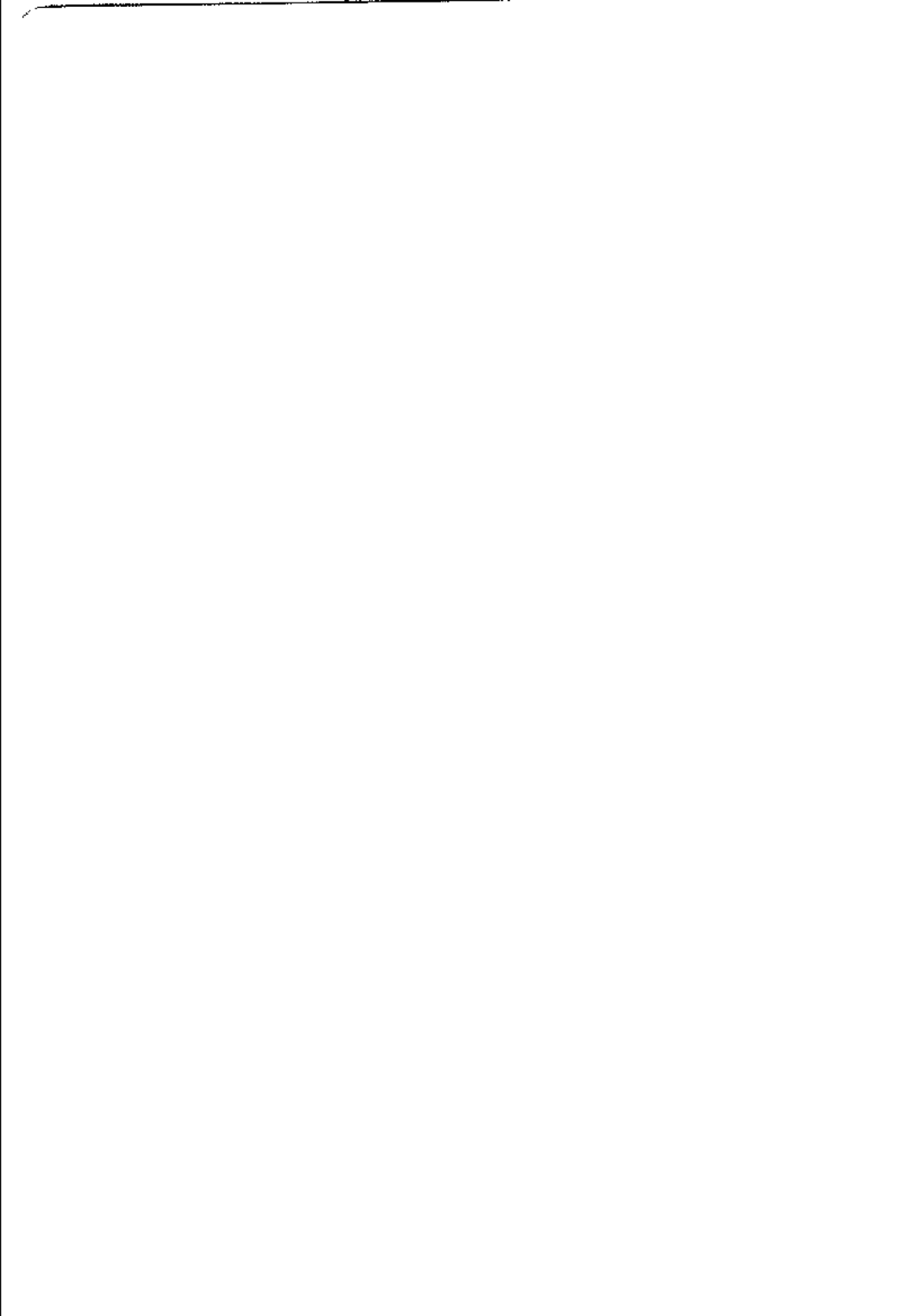
第十八章 雷宾走了.....	108
第十九章 探 监.....	115
第二十章 苦 闷.....	121
第二十一章 担 忧.....	128
第二十二章 儿子回来了.....	133
第二十三章 母亲的春天.....	137
第二十四章 依萨被杀.....	147
第二十五章 工人与农民.....	155
第二十六章 迎接五一.....	168
第二十七章 游 行.....	174
第二十八章 红 旗.....	184
第二十九章 为了孩子.....	190

下 卷

第一章 噩 梦.....	197
第二章 搬 家.....	207
第三章 母亲的故事.....	214
第四章 朝 圣.....	220
第五章 森林里的工地.....	224
第六章 索菲亚的讲述.....	234
第七章 图画书.....	244
第八章 憧憬未来.....	249
第九章 越狱的是谁?	252
第十章 叶戈尔死了.....	261
第十一章 莎馨卡的心.....	267

第十二章	特殊的葬礼·····	272
第十三章	燃烧的母爱·····	280
第十四章	任 务·····	285
第十五章	雷 宾·····	292
第十六章	广场上·····	300
第十七章	夜宿农户·····	310
第十八章	手提箱里的秘密·····	318
第十九章	新情况·····	325
第二十章	不速之客·····	332
第二十一章	易如反掌·····	339
第二十二章	等待审判·····	343
第二十三章	越狱成功·····	350
第二十四章	开庭审判·····	356
第二十五章	法庭上的演说·····	366
第二十六章	判 决·····	371
第二十七章	别 离·····	381
第二十八章	请 战·····	390
第二十九章	为真理而战·····	403

上 卷



第一章 工人们

起早贪黑的工人们被累得精疲力尽了。

他们天还没亮就得起身，急急忙忙地往工厂里赶；从郊外的贫民区到工厂的这段路不算近，而且又很泥泞，所以仅是赶路就费许多周折。要是碰上冬天，这时候冷得都能冻掉下巴，再加上天黑，人们便有一种走入噩梦的感觉。

寒星点点伴着那工厂汽笛的怪叫催促着这些可怜的工人加快脚步；然而，又有谁愿意走进那石头牢房一样的车间里呢？但是，没有办法，为了养家糊口，他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劳作着。

远远的，就能听见那日以继夜的机器响——轰隆隆，轰隆隆——仿佛是个恶兽发出来的吼叫，分明是要把人们的血肉吃尽喝尽，把骨头嚼碎……

看看工厂那又粗又黑的烟筒，仿佛就见到了这个吃肉瘦皮的家伙的嘴脸！

生活竟是如此险恶、如此残酷……

劳累了一天之后，这个巨大的恶魔才肯把工人们放出来；是的，因为他们体内已经空无一物了，他们需要回家填充一些粗糙的食物和短暂的睡眠。

就这样，他们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往家里走，言语之间有些许的轻松，但这种轻松里尽是无奈——因此，他们大都钻进烟熏人的小酒馆。

借酒浇愁，或许能让他们有一时的快感。

一年中有数的几个节假日,对工人们紧张拼命的生活来说,意味着一种解放。

每逢这个时候,他们先睡个懒觉,直到上午十点多钟,才慢悠悠地去教堂做弥撒;当然,一家老小都去,而且尽量换上像样的衣服。中午凑合吃顿馅饼,算是改善了生活。下午呢,就还是睡大觉,一直睡到天黑。

连日的劳作让他们总是睡不醒。

男人们大都喝酒,喝那些低廉的烈性的伏特加。他们没有什么寄托,只有靠酒精的麻醉来自我安慰。

许多工人的胃就这样被糟践了。

晚饭之后,他们都穿上套鞋或带上雨伞出来串串门儿,有时也在街上闲逛一会儿;即使是下雨不阴天,他们也都是这样。穷人们过日子总是觉得有备无患。

三三两两碰在一块儿时,他们便很一致地骂工厂、骂机器、骂工头。他们每个人都有满肚子的怨气、火气,有时候不知道往哪儿撒,便拿老婆出气,甚至还要动手。

青年们更是无聊,除了喝酒之外,就是仨一群俩一伙地聚会,拉着手风琴,哼唱那些下流的小调,或者是嘻嘻哈哈地讲那些色情笑话,仿佛这样做就能驱逐他们内心的压抑。

有的时候,他们因为一丁点儿小事就吵得天翻地覆,如果喝了酒,更是大打出手,不打得头破血流,不闹出一两条人命,他们就不罢休。

因为生活在贫困与无奈之中,可怜的人们总是怀着深仇大恨;这没人能说清其中的缘故,也许是代代相传吧。

老一辈动不动就拿拳头教训小一辈,当儿子的或是喝醉了,或是打伤了,或是惹下祸事了,当老子的准是拳脚相加,好像没有什么道理可讲,也不心疼孩子的皮肉。当然,祖辈上也是这么对付他的。

谁都有年轻的时候。

小伙子们一向不怕父亲的拳头，即便是被揍上一顿，以后照样去惹是生非。

唉，孩子不打不成器！孩子们到头来也会有孩子，他们也会如法炮制……

生活告诉他们的只有因袭没有改变。

外地人来到这里，对贫民区自然会引来一些注意，但他们对生活仍然不会有所改变。

入乡随俗，即使他们是外地的工人，可到了这里之后依然是工人，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命运是一样的。

不过，外地人终究是带来了外面的世界。

有些人听了他们对外面的讲述便生起气来，当然主要是因为做了彼此之间的比较；有些人则为自己着急——为什么我们这里还这样呢？有些人油然而生期愿，仿佛盼着什么赶快到来似的，于是就更加放肆地喝酒。

年长日久之后，本地的工人们终于体味出外来者的非同寻常。于是，他们开始下意识地躲避——他们生怕这些外来者破坏他们的生活现状；尽管是贫苦的，但毕竟是多年来都不曾改变的；也就是说，他们不希望自己的命运中，自己的生活中出现什么变化，哪怕是极细微的变化也会叫他们胆战心惊的！

工人们心存不安地躲着这些知道得比他们多的人。

世间的事情就是这样，如果风刮不过来，那么雨就落不到这片土地上；如果那些外来者能忍受孤独，就不可能背井离乡来到这里。

这里不是一潭死水，尽管五十年都没有波澜了……

第二章 丧 事

在无数的工人中间，有个叫米哈依尔·符拉索夫的钳工。

他长得五大三粗，浑身上下毛发特别重，当然，他的力气也特别大，在这一带没人能比得上他。

在他那张满是横肉的大脸上，有一对小眼睛，在两道浓眉的衬托下，似乎闪着永久的冷漠和凶狠……

他的脾气暴躁，经常跟别人吵架，动不动就抡胳膊抬脚，所以，尽管他的活干得漂亮，但他的工资却不多，而且人缘极差。

有时候，大伙都不理他，当然也没人敢和他单独较量；如果是他太不像话了，大伙就合计着一块儿动手揍他一顿。

不过，每逢这个时候，他也毫不退缩。

他黑塔般站在那里，气势汹汹地叉着两腿，攥住棍棒石块之类，满脸的黑胡子都快扎煞起来了，目光更是跟锥子一样。对这般架势，一般的人都会望而生畏。

他凶神恶煞般地叫骂着：

“有种的过来，看我不削了你个兔崽子！滚你妈的蛋吧……”

对手们被震慑住了，只好嘟囔着溜走。

“浑蛋！不怕死的就别他妈的走！”他呲出满嘴黄牙，真想一口就把别人给吞了。

“他妈的”是他的口头禅，不管对谁，他总得加上这三个

字，包括工头、警察和他自己的老婆。

“嘿，你他妈的，瞎啦？这裤子破了！哼！”

他在家里有着一分牢固的强权地位。

他的儿子叫巴威尔，是个很刚强的小伙子。有一次，因为不大的一件事冒犯了爸爸，于是符拉索夫就又吹胡子瞪眼了，他像往日一样，一边叫骂着“他妈的”，一边就跳过去拖抓儿子的头发。

“你给我住手！”巴威尔一闪身就抄起了一把大铁锤，怒气冲冲地威胁爸爸。

“哟——嘿！儿子敢打老子？！他妈的！”爸爸呲牙咧嘴逼近儿子。

可儿子毫无惧色，他紧紧地攥住锤子，果敢而又威严地回答：

“你别耍威风了，改改你的毛病吧！我今儿就豁出去了！”

符拉索夫倏然之间感到了悲凉，与此同时他那种凶悍的气力就像冰雪遇到炭火似的一下子就消减了许多。

“哦？那也就这样吧，咱们走着瞧！他妈的！呸！”他用力啐了一口唾沫，而后无奈地躲了开去。

这一年，巴威尔整整十四岁！

过了几天，符拉索夫不阴不阳地对老婆叨咕：

“嗨，他妈的，我以后可不养活你了！哼！你靠你儿子就得啦……”

“你不养活我了？那你还不天天去喝那几两马尿？”老婆又气又恨。

“那你就管不着喽！他妈的！老子一准儿去逛窑子！……”

这是气话，他没去那种地方，一次也没去过。打这之后，他又活了两年多，在这段时间里，他没再打过儿子，甚至连骂

都没骂过一句。

符拉索夫最好的伙伴是他养的那条大狗。这条长毛狗很通人性，总是不离主人的身前身后，如同一个忠实的奴仆。

他进厂上班时，这狗就把他送到工厂的门口，下班时，它又早早地等在那儿了。每逢主人进酒馆时，它便一声不响地跟在身后，恰似一个卫士。

他对狗也有着深挚的感情。吃饭时，他就用自己的盘子喂狗，一点也不嫌它脏，不过，他从来也不像妇人一样搂抱、抚弄这条忠实的大狗。

他的脾气不好，动不动就拿老婆出气，一旦老婆收拾杯盘收得慢了点儿，他便大发雷霆，抄起餐具就摔。

等他把杯盘摔个乱七八糟之后，就把着瓶子喝酒。

每当他喝酒时，他就哼哼叽叽地唱那些痛苦不堪的歌，那种声调听起来真有点惨人，如同恶狼的嚎叫。

他一边喝一边唱，从来也不听人劝，更不会自己主动停下来，只有酒瓶空了，他才肯罢休。

这之后，他用粗糙的大手摩挲几下胡须杂乱的嘴巴，就斜靠在凳子上，或趴在桌子上昏昏睡去。

是的，他似乎有许多苦恼，但是他孤独得可怕，他不愿诉说内心的世界；当然，也没有人愿意倾听他的诉说。

就这样，汽笛拉响时，他又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带着忠实的长毛狗去上工了……

可是，谁也没有想到，这么一个壮汉子一下子就死了。

他得了疝气，可他坚决不去医院做手术，他有他自己的想法。

那是死前的五天。

他实在是忍不住了，剧烈的疼痛使他的全身都在痉挛，他只好在床上打滚。这条硬汉的身子从上到下都有点变黑了，

那样子和以前判若两人。

他不想睁开眼，只是从牙缝里叨叨：

“他妈的，他妈的！老婆子，你行行好，杀了我吧！给我点毒药！我活不下去了！”

医生一见他的病情就做出诊断，并劝他赶紧住院做手术。

可是他拒绝了：

“他妈的，我死也死在家里！你少跟我胡说八道！滚！他妈的！”

医生摇了摇头便走了。

当老婆的毕竟心软，她泪流满面地劝丈夫住院手术，可病人却挥着粗大的拳头低吼：

“他妈的，你傻不傻？我死了，你不少受点罪吗？！”

这话倒让她更加心酸了。

上工的汽笛拉响时，他咽气了。当时，他的表情极为痛苦，双眉紧锁，嘴巴大张，面颊上挂着凄凉……

他的后事并不繁琐，老婆先是哭了一会儿，后来就操持着把人埋了。儿子连一滴泪都没掉，他心里记不起半点父亲的好处。

帮忙的有他的酒友尼古拉·维索夫希河夫——他偷东西被工厂开除了，还有几个要饭的；穷帮穷嘛，反正穷人死了，埋起来也简单，用不着太多的人手。

出殡时遇到贫民区的许多熟人，大家都为死者画了十字；当然，他们中间时不时有些感叹：

“这回总算是去了一大害……”

“恶有恶报……”

墓场里又添了一座新坟。

那条长毛大狗十分悲苦地守在新坟旁，它一心一意地嗅着主人的气息，真仿佛是要唤醒那个死去的人……

母

集

几天之后。

这条忠诚的狗也死了，它是让人偷着打死的。

第三章 儿子的变化

一晃就过了两星期。

这天正好赶上休息，巴威尔喝醉了。

他摇摇晃晃地撞开家门，跌跌撞撞地走到桌子前面，抬手砸了一下桌面，结结巴巴地叫道：

“妈，啊，啊，快，开饭！啊！”那种神态和他刚刚死去的父亲比起来真是惟妙惟肖。

妈妈没有说什么，默默地走过来，坐在儿子的身边。她心疼地搂住巴威尔的头，用母亲的胸膛安慰这个醉酒的青年。

然而，儿子却有点不耐烦了：

“妈——快开饭！别这样了，我都大了，我是成年人了……”

“唉，再大也是妈的儿子！你别说傻话了，好孩子。”母亲的语调细腻而委婉。

“我不是孩子啦！我长大了，我得抽烟！快把老爸的烟斗给我拿出来！”巴威尔推着母亲，话说得结结巴巴。

这次喝酒是他有生以来的第一次，他第一次品尝到了那火辣辣的伏特加；他既兴奋又懊悔；从喉咙到胸腔，从内心到全身，一种无法言表的感受令他新奇而又迷茫：

“哦？我真就醉了？这就醉了？”

妈妈仍是沉默不语，但是她双眼里的泪影分明闪动着善良的期盼，她不希望儿子这样颓废这样没有出息……

巴威尔的头脑是清醒的，他理解母亲的一片深情，但是青